

當心金融海嘯第二波再來

曾淵滄博士

美聯儲大印鈔票的量化寬鬆政策，非但未能推動美國經濟復甦，反而帶來滯脹的風險。美聯儲被迫暫時不再加推第三輪量寬政策，但這又會不會導致美國經濟無法復甦，甚至進一步惡化呢？歐洲也同樣嚴重，南歐諸國及愛爾蘭已瀕臨國債違約、國家破產的邊緣，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的話，將是另一場國際金融海嘯。

政經多面體

今日，亞洲不少國家經濟發展皆很理想，香港也不例外。現在，我們關心的問題是通脹、房價高漲。當然，我們也關心我們的薪水。

美國很可能出現滯脹

不過，西方國家，不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正面臨巨大的考驗，能不能渡過難關？如果不能，亞洲的欣欣向榮能保持嗎？

2009年初，美國聯儲局第一次推出貨幣量化寬鬆政策，印了大量鈔票挽救全球金融體系。2010年年底，再推出第二次量寬政策，目的是推動美國經濟復甦，但是，至今為止，美國經濟仍未復甦，失業率依然很高。與此同時，大量美元流入市場的結果是，全球天然資源價格上升。天然資源價格上升帶來物價上漲，「滯脹」的陰影出現了。所謂「滯脹」，就是在經濟衰退的同時物價也同時上漲。這種情況是很不尋常的，是極少發生的。歷史上，這種情況只發生過一次，那是上個世紀70年代。導致那個年代出現滯脹的原因，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報復美國在外交上及軍事上支持以色列，大幅度減少石油的生產量。石油減產的結果是石油價格高漲，石油價格高漲導致全球通脹，物價上漲導致人們無力消費，消費減少導致經濟衰退，那就是「滯脹」。

現在，滯脹的壓力正開始在美國出現。這一回的滯脹是因為儘管聯儲局大印鈔票，但是所印的鈔票無法推動實體經濟的復甦，只帶來物價的上漲。因為第二次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沒有能力推動美國經濟復甦，聯儲局被迫暫時不再推出第三輪的量化寬鬆政策，這會不會導致美國經濟不但無法復甦，更進一步惡化？

歐洲多國陷於破產邊緣

歐洲問題也同樣嚴重。南歐諸國及愛爾蘭皆面對國債違約，即國家破產的危機。這個問題從金融海嘯之後就一直解決不了。金融海嘯之後，歐洲諸國政府與美國一樣，都設法增加政府開支以刺激經濟，但是美國政府可以輕易地不斷發行國債籌錢，歐洲一些經濟較落後的國家在金融海嘯之後發行的國債目前面對無力償還的困境，要向德國、法國及國際基金會借錢。但是，與當年亞洲金融風暴一樣，德、法、國際基金會的貸款條件都有附帶要求，要求借錢的國家緊縮開支。問題是，緊縮開支的結果必造成政治動盪。當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印尼、泰國、菲律賓、韓國都因此換了政治領導層，印尼更發生暴動、政變……現在，同樣的情況正在希臘上演。一旦希臘政府真的破產，那將是另一場國際金融海嘯。我們的確應該居安思危。

環境保育政府不容卸責

田北俊

田園快語

近年市民對保護環境這個議題越趨重視，主要是意識到，若環境一旦被破壞了，縱使勉強補救後，但一來費時失事，二來也未必能夠回復原來舊貌，故最理想便是做好事前保護工夫，勿使環境受到破壞。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讓本港的寶貴自然生態環境得到應有的保護，但最近西貢白腊一幅未受法定圖則所規管的土地被大規模挖掘事件，卻讓人看到政府部門「監察鬆懈、執法不力，兼且官僚風盛」，完全沒有做好保護環境的把關工作，實在令人失望。

「香港馬爾代夫」被嚴重破壞

西貢區一直被稱為「香港後花園」，不但風景優美，而且還擁有世界級的地質公園，深受本地及外國遊客歡喜，是香港的重要生態遺產及旅遊資源，而今次發生土地被破壞的白腊，便位於西貢東面海岸，其水底遍布珊瑚洞，是本港難得的潛水勝地，更有「香港馬爾代夫」之稱，且該處臨近地質公園，是觀賞著名景點六角柱石的好去處，也是首次發現過境遷徙鳥火斑鳩及橙胸姬鵲的地點，可說是極具保育價值的景點。

然而，政府對這樣一個環境美麗的保育地點，卻未有做好「保護」工作。據環保團體指，早在今年初開始，便發現有人在該處展開大規模挖掘開挖工程，期間甚至動用大型剷車「搶灘」，接載挖泥車闖入郊野公園範圍，稍後更「斬樹截流」，鏟走一大片風水林，並挖泥開闢了一個約兩個籃球場大的水塘，再引溪流入水塘，受影響範圍達到六千八百平方米，而遭砍伐的大量樹木則被棄置一旁。

當局須做好執法工作

新拉登讓華盛頓倍感頭痛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拉登被美國海豹特種部隊擊斃後，奧巴馬眉飛色舞地連夜召開記者招待會，稱美國的反恐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然而，由於白宮沒有深刻反省出現拉登的原因，反恐始終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層次上。拉登雖然被擊斃了，但滋生拉登的土壤沒有絲毫改變，結果很快就會產生令華盛頓更加頭痛的新拉登。儘管蓋茨「夜過墳場吹口哨」地向媒體貶低新拉登，稱其能力、技巧和基礎都不如拉登，很快就會被美國海豹刺殺。但由於基地組織吸取了拉登的教訓，巴基斯坦又可能像以往那樣全力協助美國，用老辦法圍捕新拉登將一無所獲。

「基地」組織近日發表聲明稱：「領袖拉登被美軍擊斃後，經過磋商，該組織已經任命埃及人扎瓦希里為新的領導人」；「在新領導人扎瓦希里的領導下，基地組織將繼續對美國和以色列進行聖戰」。扎瓦希里還發佈一段令美國膽戰心驚的視頻講話，發誓繼承拉登的遺志，對美國進行「聖戰」，直至將入侵者趕出穆斯林土地，並警告美國會為殺死拉登而「感到後悔」。奧巴馬現在正面臨決定生死的2012總統大選，而失業率高企又成為美國上下談論的焦點，即使奧巴馬有分身術，被美國圍捕已經10年的新拉登已讓其倍感頭痛。

已追捕10年仍見不到蹤

扎瓦希里1951年生於埃及，上世紀70年代畢業於開羅大學醫學院，獲碩士學位。其父親是開羅大學教授，祖父是高級神職人員。1981年，因參與刺殺埃及總統薩達特被捕入獄3年。出獄後，前往巴基斯坦，協助與蘇聯作戰的阿富汗組織，並結識了拉登。1999年，埃及軍事法庭以「宗教極端組織在埃及製造暴力事件」為由，缺席判處扎瓦希里死刑。1998年，扎瓦希里策劃了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使館的汽車炸彈襲擊案。2001年配合拉登對美國進行「9·11」襲擊後，和拉

其實，今年的環境破壞事件，與去年的大瀉西灣土地被挖泥發展有點類似，但實際卻又嚴重多了，原因是當時大瀉西灣事件發生時，該幅土地仍未受相關法定圖則所規管，還可勉強解釋為因「無法可依」，部門難以執法或阻止；但今次白腊這幅土地，卻已被列入「發展審批地區圖則」之中，按規定土地狀態將凍結已有的發展，但竟仍有工程繼續，也就令人覺得相關法例是否只是一紙空文？

何況，環保團體年初已向政府反映環境破壞情況。而規劃署雖然表示，已發出強制執行通知書，限令終止違例發展，並會發出恢復原狀通知書，要求處理有關地盤，但實際上卻是反應遲緩，未有及早在工程展開之初，便作出制止行動，以致工程已造成嚴重破壞。更重要的是有團體表明拍攝到「搶灘」，讓挖泥車闖入郊野公園的片段，傳媒又圖文並茂的刊登，但漁護署作為郊野公園的管理者，卻指因未正式收到投訴，故沒有採取追究行動，表示要待有人投訴才可跟進。我認為說法實在說不過去，難道部門不可以「主動出擊」嗎？除了「官僚作風」四個字，也想不到可以如何形容這番「作為」。

綜觀今次事件，反映各相關部門未有做好本身的執法工作，才令自然生態受損，而且單靠現時「發展審批地區圖則」作規限，是否足以防止高保育價值的土地不被破壞，也是不無疑問的。所以，如何加強保育環境，以及各部門之間究竟如何對待積習漏弊等，均有待當局徹底檢討；否則，實在令人擔心香港尚有的其他寶貴的綠色生態環境，會在處事官員不理不理之下，同受不必要的破壞。

我希望政府知道，所謂「亡羊補牢」畢竟只是一項補救工作，但「羊」已「亡」了，卻是救不回來。我們要求的是「一隻『羊』也不能少」。故請政府打起十二分精神，勿掉以輕心，認真防範，加緊跟進任何可能出現的破壞環境事件，以免「青山綠水」變成「窮山惡水」。

巴國正調整與美國合作

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擊斃後，美國威嚇稱巴基斯坦知情不報，還聲稱將對其減少援助；印度更認為時機難得，增加了印巴邊境的駐軍；基地組織則已經在巴國製造了幾次起的恐怖襲擊。很顯然，由於美國在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完全不顧巴方利益，使巴方覺得上五角大樓的當。華盛頓一方面以各種誘惑，將巴基斯坦拉入反恐戰爭泥潭，另一方面又企圖通過印度牽制巴國。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次發生衝突，美國支持的可能是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幫助白宮，現在卻需要承擔來自白宮的最大安全威脅。

因為巴基斯坦幫助美國沒有得到好報，巴國已經重新調整了與美國的合作政策。據《紐約時報》報道，巴國近期逮捕了包括一名巴基斯坦軍官在內的共五個人，這些人將情報出賣給了美國中情局，並充當內線。在美軍突襲拉登時，在拉登住宅區域釋放信號，引導美軍直升飛機。美國中情局局長帕內塔在訪問伊斯蘭堡時，曾對線人被捕表示關切。逮捕美國線人的行動，可以說是巴國對美國的報復。巴基斯坦為了自身的安全，已經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對美國全天候開放其機場及補給通道。

復建居屋是解決樓價高企的良方？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興建居屋，其實是要整體香港市民，為了某些市民希望一圓其置業夢而犧牲；有錢的香港人交多了稅並不可惜，可憐的就是那班最貧苦的大眾，把政府本應用於社會救濟的資源補貼一班公屋富戶，到底是什麼道理？今天樓價高、利息低，但利息上升、樓價急跌之時，負資產往往就摧毀了一個人的一生。為何我們如此善忘，希望悲劇再次重演？

日本大地震至今已3個半月，受海嘯衝擊而引致的福島核事故仍未解決。雖然不斷有消息指在不同的生物、地方探測到輻射，早前更有傳言指是次核事件將史無前例地升至第8級，以反映其嚴重性，但事件明顯已經不再是香港人熱烈討論的話題。日本不再等於恐懼，生活就好像已經回復正常。人，總是善忘的動物。

近期社會上的熱議討論總離不開居屋。自從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到訪、特首在訪問中表示樓價高得驚人之後，復建居屋的傳言馬上不脛而走。然而回想起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因為負資產而引起的悲劇，獅子山學會真的不希望看見居屋復建。

有人認為現今樓價高企，在政府不給予幫助的情況下，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真的難以圓其置業夢想。復建居屋既可以增加樓宇供應，平衡今日樓宇供求失衡的情況，對壓抑樓價有正面作用。而且基層市民亦可以從公屋搬到居屋，從居屋搬到私樓，居屋作為公屋與私樓之間的階梯，更加有助於整體社會向上流動。再者，居屋於過去數十年都行之有效，實無反對之理。

居屋助置業受質疑



位於將軍澳港鐵站附近的居屋樓宇。

然而，這些想法是否過於一廂情願？

最少，筆者看不見居屋在社會流動性上有何正面的角色；從公屋搬到居屋，從居屋搬到私樓其實不過是美麗包裝。購買居屋所得到的，不過是一個不完整的業權；

如果要在自由市場中放售居屋單位，業主必須先向政府補足地價才可出售。既然是100%地價，到底優惠在哪裡？

而在未補地價的綠、白表中放售居屋，價格亦不可能追貼私人市場。賣樓得來的錢在還剩餘的按揭後，是否就足以在私人市場中負責首期？似乎事實和想像有很大差距。

香港現今面對的不是居住問題，而是置業問題；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有居所，不過是樓價高以致難於置業，但置業不屬於急性的需要。希望置業的年輕人其實仍有居所，到底是在供樓的情況下容易儲錢，還是無債一身輕的情況下容易儲錢？答案根本毋庸置疑。

所以，「居屋可以幫助市民更容易達至購買私樓」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公帑補貼公屋富戶不合理

而想要透過復建居屋以增加樓宇供應的想法更是令人費解；難道建屋的任務就只有政府可以完成？與其要求政府撥地興建居屋，為何不直接要求政府增加土地供應？把興建居屋的地交給私人發展商發展，其實一樣可以達到增加樓宇供應的結果，為何一定要以居屋的形式進行？節省行政費用之餘，政府亦無需承擔發展風險，賣地收入令政府更放心推行減稅、退稅等利民措施。興建居屋，暗地裡就是要整體香港市民，為了某些市民希望一圓其置業夢而犧牲；有錢的香港人交多了稅並不可惜，可憐的就是那班最貧苦的大眾，把政府本應用於社會救濟的資源補貼一班公屋富戶，到底是什麼道理？

再者，置業往往就是大多數市民人生中，數目最大的交易，而且往往都需要以借錢去完成。今天樓價高、利息低，但利息上升、樓價急跌之時，負資產往往就摧毀了一個人的一生。回想過去，負資產使多少香港人賠上寶貴的性命，為何我們如此善忘，急急地希望悲劇再次重演？

近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一系列煽動火式的言論以及美軍的頻繁軍演再次拉高了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在關閉18年後，美國這隻雄鷹正試圖重新飛進東南亞。理由很簡單，這裡不僅是美國的大市場，經濟上富有活力，更是保證華盛頓在東亞的穩固存在、遏阻中國勢力擴張的重要戰略據點。而介入的最好楔子，就是逐漸升溫的南海問題。

介入南海的政治意圖

隨著兩岸經濟整合、政治和解進程加快，華盛頓在南海問題上可打出的牌越來越少。南海爭議的升溫為其找到了一個制衡中國的新棋子。美越兩個昔日的冷戰敵國能在今年進入蜜月期，完全是因為越南在島嶼爭端上與中國對立，而美國試圖牽制中國在南海的勢力擴張，兩者利害關係重現吻合。

除了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和印度尼西亞五國在南海問題上也和中國存在巨大爭議。前兩者在島礁爭奪與海峽劃分中都有活躍身影，文萊和印尼則宣稱對南海部分海域擁有主權。幾國與美俱存在軍事關係，其中菲律賓尤為密切，而馬來西亞和印尼也在近些年大力拓展了與華府間的軍事合作。相比之下，中國的影響主要在經濟領域。在有關南海問題的可能博奕中，美國的權力資源不容小覷。

當然，美國的意圖不僅僅在南海。由於一直擔心中國會像盛起來的美利堅那樣，出台所謂亞洲版的「門羅宣言」，利用經濟優勢逐步「去美國化」，最終將美逐出東亞地區。因此，華府對北京的舉動高度警惕，並千方百計尋找契機「重返亞洲」。對華府來說，平衡中國實力和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的最好辦法，就是挑起周邊矛盾，讓他們傾向於牽制而不是「順從」，從而「挫敗北京的雄心」，將中國的過度承諾將其陷入更多的麻煩當中。

此外，在美構築的對華防禦圈中，由於1992年美國軍隊退出菲律賓蘇比克，加之反恐戰爭難以兼顧，使台灣以下至印尼的防線顯得非常薄弱，完全無法和東北部相比。臨近中國的越南主動來邀寵，剛好可以鞏固這一防線。

危險的對抗

隨著美國回歸亞洲，與中國競爭區域影響力，東亞地區的局勢就變得複雜而微妙起來。「大東亞」的夢想不僅被冰冷的現實擊得粉碎，不少國家更被迫在中美間選擇性「站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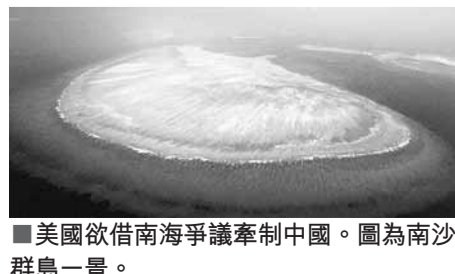
有些國家當然不是被迫「站隊」，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在釣魚島問題上，華府輕易的許諾正將相關國家推向狂熱圍攻中國的境地。這種狀況固然讓美國國內那些盲目反華勢力興高采烈，並提升了華府在東亞的影響力，但負面代價也相當大。它將迫使中國採取強硬反制措施，以其他領域的不合作來報復華府的敵意。與此同時，華府的過度承諾將使其陷入更多的麻煩當中。

重要的是，亞太一直奉行開放原則，東亞國家也始終將美利堅視為本地區政治、經濟尤其是安全架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根本不需要處心積慮地以損失中國利益的方式來參與東亞事務。可以說，維持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東亞對美國的挑戰要遠小於其從中獲取的收益。

超越狹隘的安全考慮

不管美國或部分國家多麼不情願，中國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東亞權力的重新分配都將是難以避免的。假如說全球意義上的G2有些誇大其詞，過於高估了中國的實力及其影響力，那麼，在東亞區域層次上，中美「雙頭共治」的圖景卻並非虛幻、遙不可及。今年，日本的第二經濟體地位被中國迎頭趕上，這實際上標誌着日本地位的全面淪陷和中國大國地位的正式確立，東亞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

中美正是這個新時代秩序的兩根支柱。30多年前，雙邊關係的改善主要源自兩國對各自安全的關切。今天，對安全的憂慮反而成了兩國關係進展的最大障礙，合作的動力越來越多的來源於雙邊經濟、文化、社會事務及更為重要的全球和區域問題。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解決氣候變化，無論是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還是敦促朝鮮最終棄核，在國際體系面臨轉型的混亂時期，全球諸多事務的治理越來越難以缺少兩國的共同聲音和身影。這種情勢要求中美必須超越狹隘的雙邊安全考慮，去構建一種更為建設性的戰略關係。



美國欲借南海爭議牽制中國。圖為南沙群島一景。